

詩歌的月亮還是蕩婦兼修女？水一般的女子：阿赫瑪托娃

在各國的文壇中總有某些出人意料的情影，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阿赫瑪托娃被民間稱頌為「俄羅斯詩歌的月光」，但卻又被蘇聯政府汙蔑為「蕩婦兼修女」，其中一個理由便是拿她的寫作題材不離教堂、家庭等居家生活來做文章。批評者認為阿赫瑪托娃沒有寫出對國家有益的大格局作品，其意識形態缺乏思想性又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蘇聯政府認為她的詩歌充滿悲觀情緒和頹廢心理，停留在資產階級——貴族階級的唯美主義和頹廢主義，因而勒令曾刊登她的作品的雜誌停刊。除此之外更派人監視她的一舉一動，使得阿赫瑪托娃連手稿都很難留下，最後是靠著朋友聚會以背誦的方式流傳出去。

阿赫瑪托娃作為俄羅斯白銀時代的代表性詩人，是阿克美派的一員。此流派的作家認為，生活中的現象都有自我的價值，藝術的目的在於表達人性，應該要以簡潔、完美的方式來刻劃凡塵之美。

這樣的女人有沒有誰能與她真正地心靈相通呢？

她一生總共有三任丈夫，然而也許這三個人都沒有真正了解她，他們不肯認她的文學成就，甚至同為文人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一直到阿赫瑪托娃出版了詩集受到矚目後才勉強地肯定她的創作能力。

然而有一位畫家卻似乎碰著了她的內心深處。阿米蒂奧·莫迪利阿尼是一位出生於義大利的猶太人，是表現主義的代表藝術家之一，他有一個朋友，你一定聽過他，畢卡索。莫迪利阿尼是唯一批評過畢卡索畫功不夠好的畫家，畢卡索也把他當成可敬的對手，他曾撕毀莫迪利阿尼的畫作，但後來又買了另一幅畫作《雙手放在膝蓋上的年輕女人》，現在收藏在巴黎的畢卡索博物館。莫迪利阿尼一生多情，許多女人都成為他的靈感來源，阿赫瑪托娃也是其中一個。他曾為阿赫瑪托娃畫過 16 幅裸女畫，而在阿赫瑪托娃留下的眾多作品中，詩歌佔了絕大多數，有一篇散文特別引人注目，即是寫給他的。

在文章的開頭，阿赫瑪托娃寫道：「我非常相信別人說的話，他們將他描繪成我不熟悉的樣子。」顯然莫迪利阿尼在世人眼中的形象與阿赫瑪托娃心中的樣子並不一致。他就像她一般孤獨，「未曾見過他向別人打招呼」。她未曾見過他喝醉，也不談論俗世與任何的戀愛經驗，在阿赫瑪托娃心中他的精神如此崇高。他對於「巴黎」稱為時髦的東西皆嗤之以鼻，腦字裡卻裝滿了「埃及」，這樣的特殊品味在在顯示了他對美的執著，也許就如同阿赫瑪托娃「室內抒情」的書寫一般特

別。

我們無法完全肯定阿赫瑪托娃對於莫迪利阿尼的情愫到底包含了愛情，還是純粹是兩個彼此惺惺相惜的藝術家，但顯然最終阿赫瑪托娃是不滿世人對莫迪利阿尼的評價的，她說：「莫迪利阿尼成為法國一部相當庸俗的影片《蒙巴納斯街 19 號》的主人公。這事令人痛心之至！」也許阿赫瑪托娃是藉由對於莫迪利阿尼的描寫，寄託自己不被世俗接受但仍堅信自己選擇的情懷。

1930 年代末期，阿赫瑪托娃的兒子在大清洗中被捕，在這樣的悲傷與磨難中，她寫下了十分有名的詩歌《安魂曲》，這部作品便是讓朋友以背誦的方式流傳出去，但仍然被蘇聯政府禁止發表，直到 1987 年，阿赫瑪托娃死後二十一年才得以問世。阿赫瑪托娃從早期的愛情詩一直到晚期的抒情史詩，似乎就像她一生的寫照，從一個嚮往愛的女子，到最後劫難歸來，嘗遍內在流亡的苦痛後，以血淚渲染那些沉重的歷史漬痕。